



雨生風鈴系列

台灣 雨欣

# 熱愛女飛賊

# 第一章

夜色缓缓降临慕容家位于半山腰的豪华别墅，衣香鬓影的晚宴，亦随之展开。

今天是慕容老夫人慕容艾梅过六十大寿的日子，以慕容家在地方的名望，寿宴自然是办得豪华又隆重，各界的政客名流无不想出席这场宴会。因为慕容家的企业实在太浩大，许多人都得仰赖他们的鼻息生存，尤其现在是慕容艾梅大权在握，若不巴结讨好、韵媚逢迎一番，只怕是难以在商界生存下去。

宴会厅内是杯筹交错、热闹非凡的景象；同样的，在后面厨房的佣人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大家动作快一点，慢吞吞的，等一下误了事被骂可怨不得我。”

忙着指挥大局的是管家陈谕，他在慕容家工作了近三十年，大大小小的事均由他经手，他也一向十分称职，所以今天这个场合当然也是由他负责。

他忙碌的在厨房中打转巡视着，一会儿检查点心的摆设，一会儿检查蛋糕的布置，等到一切都差不多就绪了时，他挂在腰际的无线电响了起来。

“你说什么？”陈谕听到前门的警卫所传来的话后

热爱女飞贼

脸色凝重了起来，他拉拉领结，沉吟了一下便回道：“我马上来！”

事情只怕要糟了，今天的宴会是如此重大的场合，若处理不当只怕要惹出轩然大波，陈谕一面想着一面急步走出厨房，沿着庭园的小径走到前院。

看见站在前门那一大一小两道身影，陈谕在心中打了个突，脚步更加快了。



终于还是回到这里了。

陶芷芬凝望门内的灯火通明，心里一阵酸楚，虽然铁门是敞开的，但当她站在这里时仍忍不住心中的惧意，这关了她好多年好多年的监牢，看来仍是教人害怕。

她离开有多久了？九年、十年？自那天她被无情的赶出慕容家门，大着肚子、身无分文，她也是站在这儿发誓她决不再回来、不再踏进慕容家门一步，她要让大家知道，她陶正芬还是有骨气的。

只是，骨气能换得什么？真是造化弄人，她现在还是得回到这里，一切的一切只为了她的小宝贝。她握紧女儿的手想着。

“妈咪。”陶榆榛昂起小脸看着母亲，她不明白母亲要带自己在这里站多久，半山腰上的晚风挺冻人的，

而且从早上到现在她们坐了好久的车，自己的肚子好饿哦！

只是虽然又冷又饿，年方九岁的陶榆榛还是乖巧的不吵不闹。从小没有父亲在身边，全靠母亲抚养的她有着早熟的个性，懂得不要增加母亲的烦恼。

“小榛乖，等一下妈咪带你去吃東西。”陶芷芬蹲下来，为女儿拉拢外套的领子，不经意触碰到她那张冰冷的小脸，心疼的用手掌摩挲着。

因为怀孕时的营养失调，才八个月大陶榆榛便被生出来了，早产使她异于同年龄小孩，显得瘦小、体质羸弱，从小就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

有好几次陶芷芬都以为她要失去这女儿了，但上天保佑，每回小榛都由鬼门关又被拉回来，她真的很怕，怕自己无法再照顾小榛时该怎么办？

“都怪妈咪不好！”陶芷芬将女儿接入怀中，试图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她，忍不住的眼眶便泛红起来，要不是因为自己作错了事，这孩子该是生在富裕的家庭，被大家呵护疼惜着。

“妈咪，不要哭……”感到母亲的肩头耸动着，陶榆榛习惯性的用小小的手掌在母亲后背拍抚着。从她有记忆以来，母亲一向是忧伤的，很少有快乐的时候，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她被母亲的哭泣声惊醒，小小的她只能很自然的学着安慰母亲。

感到女儿贴心的举动，陶芷芬更是无法克制的落

热爱女飞贼

泪，她这懂事的女儿真的教她挂心。原谅妈咪不能再照顾你了，陶芷芬抱紧着女儿，在心中呐喊着。

“大小姐。”陈谕来到门前，开口喊着。

当年陶芷芬因父母双亡，而被没有女儿只有两个儿子的慕容老爷收养时，他就称呼她大小姐，到后来陶芷芬嫁给慕容之平，他对她的称呼仍是不变。

“陈叔，好久不见了。”陶芷芬站了起来，抹着泪水道。

“十年了吧？这是……”陈谕看着陶榆榛问。

“这是之平的女儿。小榛，叫陈爷爷。”陶芷芬拉着女儿要她叫人。

“陈爷爷。”陶榆榛张着大眼睛，一点也不怕生的看着面前那和蔼可亲的人。

“好乖！这……就是当年你怀的那个小娃儿？”陈谕弯下身来瞧着陶榆榛，心想她虽然长得瘦巴巴的，还是能在她的小脸上看出慕容家的影子。

“嗯，我给她取了陶榆榛这个名字，跟我姓，取陈叔你谕字的同音榆，榛是原先之平要给她的名字。”陶芷芬叹息着，“她和之平很像吧？”

“对，她和大少爷挺相像的，尤其像现在大少爷的女儿婷小姐，唉！她当真是大少爷的女儿，只是……”陈谕噤口，想起当年的往事。

“陈叔，我……我想找之平谈谈，可以吗？”陶芷芬知道慕容艾梅的禁今，又补充着道：“只谈几句就

好，我不会闹事的。”

“这……”陈谕有些为难，慕容艾梅曾下了禁令，不准陶芷芬再回到慕容家一步，也不准家里的人和她有所接触。

“求求你，陈叔。”陶芷芬哀求着，她知道陈谕一向疼自己，当初自己被赶出家门，要不是陈谕偷偷给她金钱上的帮助，她早就无法生存了。

“并不是我不帮你，只是老夫人的命令……唉！而且，今天的日子那么重要，只怕……”陈谕摇着头。

“陈叔，求你就再帮我一次吧！真的，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一定要和之平谈谈，求求你！”陶芷芬跪了下来，她当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才会想趁乱见慕容之平。

见母亲跪下，陶榆榛也机灵的跟着跪下，陈谕手忙脚乱的扶起陶芷芬，抱起陶榆榛。罢了，反正年岁也大了，就拼着丢工作帮帮她吧！陈谕想。

“大小姐，我帮你便是了。”

“谢谢，谢谢你，陈叔。”陶芷芬万分感激的跟着抱着陶榆榛的陈谕，顺着小径再走向厨房。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请示大少爷。”陈谕将她们母女安置在厨房角落，叮咛着，“别乱跑。”

“我知道。”陶芷芬点头，安静的牵着女儿。

偌大的厨房中，十多个佣人正忙碌着，陶芷芬盯着这比她们母女过去的栖身之所更大的厨房，若涩之

情又袭上心头。

从前，她和之平、之杰最爱到厨房来打转偷吃，那时她是个备受宠爱的小妹妹，如今却事过境迁，人事全非。

一切的苦难该是由她和之平结婚开始的吧！

他们的婚礼是长辈做主的，只因她出身清白，又是从小就像童养媳般的受慕容家的教育，被慕容艾梅视为最佳的媳妇人选。

她一向只当慕容之平是大哥哥，但在他迷恋上一个舞女，且有意娶那个舞女的时候，家人为了杜绝后患，便硬是成就了他们的婚事。

为了报答慕容家的养育之恩，陶芷芬只好逆来顺受，她不爱慕容之平，但她以为自己可以一辈子做他的好妻子，慕容家的好媳妇。

她听从婆婆的话，顺从乖巧，努力捉住丈夫的人，虽然无法得到他的心，但她心想只要慕容之平肯履行夫妻的义务，让她能怀有慕容家的继承人，她的责任也就尽了。

就在她好不容易怀了身孕，她才发现慕容之平不仅和那舞女余情未了，在外组织小家庭，而且那女人也怀孕了，比她还早一个月。

为此慕容艾梅责怪她没有看好自己的丈夫而对她冷眼相对。而同时，慕容之平见事迹败露，竟愈来愈嚣张，甚至常常不回家。

心情低落的陶芷芬在此时碰巧遇上高中的初恋情人，禁不住诱惑便出轨了，只有一次，就碰巧被慕容之杰撞见他们由旅馆出来。

性情火爆的慕容之杰和那男人理论之际，两人大打出手，在马路上纠缠时被车子撞了，那男人当场死了，而慕容之杰送医后也因伤重而不治。

临死。他才透露出他一直爱着陶芷芬，所以不能忍受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痛失爱子的慕容艾梅将过错全推到陶芷芬身上，说她守不守妇道，勾引小叔，又在外另结新欢，甚至斩钉截铁的断言她腹中的孩子不是慕容家的毫不留情的将她赶出家门。

陶芷芬百口莫辩，只能离开慕容家，独自一人辛苦的生下陶榆榛。

她曾想过，整件事到底是谁的错？如果当初她没有嫁给慕容之平，没有出轨，或是嫁给爱她的之杰，那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

她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她独力抚养陶榆榛虽然辛苦，但她不在意，她只想看女儿好好长大，就算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陶芷芬只要看到女儿的笑脸，就觉得心满意足。

若不是因为她时日无多，走投无路了，她不会舍得将陶榆榛再丢入慕容家这座监牢的。

“大小姐，大少爷请你到书房。”陈谕回到厨房，

热爱女飞贼

打断了陶芷芬的回忆。

陶芷芬牵着陶榆榛的手，跟着陈谕上楼到书房。

“不行。”慕容之平坐在大书桌后面，摇了摇头。

“之平，她是你女儿啊！”陶芷芬将陶榆榛拉到书桌前，“乖，小榛，叫爸爸。”

陶榆榛盯着面前一脸严峻的中年男人，小脸闪过惧色，向后退了一步，她揪紧着陶芷芬的衣角，怯怯的摇了摇头，小巧的唇顽固的抿得死紧。

“快叫啊！”陶芷芬急切的推着女儿的背，见陶榆榛仍不作声，忍不住重重推了她一下，“叫你叫爸爸，为什么不叫？快叫啊！”

“别为难孩子了。”慕容之平仔细端详着那张和他的大女儿慕容婷十分酷似的小脸，心中大概明白陶榆榛是自己的女儿没错，见她吓得脸都白了，仍固执的紧闭小嘴，他忍不住出声制止。

“你承认小榛是你女儿了？”陶芷芬的眼底浮起希望的火苗，但随即又被浇熄。

“就算我承认也没用，妈不会答应的。”慕容之平烦躁的扯着领带，忽然有呼吸不顺的感受。

虽然他和芷芬结婚时，对她并没有爱意，反而还有着淡淡的怨恨，恨她和母亲合谋来拆散他和可琴，但从小他就当芷芬像妹妹般的疼爱，所以现在他看到她这般落魄的模样，还是觉得有些不忍。

初见到她时，他真的是被吓着了，她看起来比实

际年龄老上十岁，艰苦的日子在她脸上留下深刻憔悴的痕迹，她已不复当年那天真无邪的少女，而像是历尽沧桑的老妇人。

“我知道妈……不，老夫人为了之杰的事，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的，但是，”陶芷芬蹲下搂着陶榆榛，“小榛是无辜的，她不该跟着我受苦，她该过更好的生活。”

“这……”慕容之平才开口，就被打断了。

“她说得对，小孩子是无辜的。”走进来的是庄可琴，她走到陶芷芬身旁，摸了摸陶榆榛的头，再走到慕容之平身边。

“之平，就帮帮她吧！”庄可琴叹息着说。

当年若不是发生那件事，慕容艾梅为了怕再失去惟一剩下的儿子，只好答应之平将她接回来正式结婚，给她和肚子中的孩子一个名份，现在如此落魄的便有可能是她庄可琴了。

为此，她一直觉得对陶芷芬有份亏欠，毕竟当初她是介入这个家庭的第三者，虽然她和之平相恋在先，但依她舞女的出身，自己根本不敢奢望能和之平厮守一生。

严格说起来，是陶芷芬间接成全了他们，他们的幸福是建筑在陶芷芬的不幸之上，她一直认为他们欠着陶芷芬。

“可琴，不是我不帮，而是妈那边你也是知道的。”

慕容之平十分无奈，虽然身为“慕容企业”的总裁，但大权还是主控在慕容艾梅手上。

“我知道。”庄可琴自然了解，嫁入豪门十载，她太清楚慕容艾梅的脾气了。就连她慕容艾梅都没给过好脸色，因为鄙夷她的出身，慕容艾梅对她总是不屑一顾、冷嘲热讽的。

“要不然这样，止芬，我给你一笔钱，让你和小榛过好一点的日子，以后我会固定支付生活费的，好吗？”慕容之平退而求其次的建议着。

“不行，不行的。”陶芷芬缓缓摇头，“我不是来要钱的，也没有想贪图慕容家什么，只是想让小榛回到慕容家，过她该有的生活。”

“芷芬姊，你别那么固执，我和之平也很难做的，你该比任何人都了解妈的脾气，就依之平说的吧！”庄可琴也加入劝说。

“你们不懂，我……再也不能照顾小榛了。”陶芷芬落下泪来，哽咽的说：“我得了癌症，只怕活不过三个月了。”

“什么？”慕容之平和庄可琴面面相觑，无法相信这个消息。

“不然，我也舍不得离开小榛，舍不得放下我的宝贝女儿啊！我如果没有确定她会受到好的照顾，死都不会瞑目的。”陶芷芬抱紧女儿，她在人世间放不下的就只有陶榆棒。

“这……之平，你说妈会接受小榛吗？”庄可琴想到慕容艾梅十分疼她和之平的两个小孩，搞不好肯接受小榛回到慕容家。

“绝不可能。”慕容艾梅的声音传来，冷冽又无情。

“妈，求您就答应吧！”庄可琴再次劝说着。

大家已经轮流恳求了将近半小时，慕容艾梅仍是毫不动容，她抬眼瞪了庄可琴一眼，“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庄可琴瑟缩了一下，慕容之平忙对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别再作声。

慕容艾梅冷冷眼神扫过跪在地上的陶芷芬和陶榆榛，不屑的说：“怎么，带个小杂种就想回来慕容家？告诉你，我还没死，分财产也分不到你头上。”

“我说过很多次了，我并不想贪图什么东西，只要承认小榛是慕容家的小孩，让她回来我马上离开。”陶芷芬勉强抑制掉头离开的冲动，她真的受够慕容艾梅那种尖酸刻薄的语气了，但为了小榛，她只能忍。

“笑话，这小杂种是慕容家的骨肉？哼！”慕容艾梅由鼻子中冷哼一声。

“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做检验，小榛百分之百是之平的亲骨肉。”

“就算是，我怎么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把孩子丢回来，等她长大了再分家产吗？”慕容艾梅一想到自己的儿子是为她而死，就软不下心肠。

热爱女飞贼

“够了！”陶芷芬再也受不了慕容艾梅开口闭口就是分财产、要钱，“要不是我活不久了，我不会要小榛回来受罪的。”

“活不入？哼，俗话说‘祸害遗千年’，你会那么早死？没有得到慕容家的财产，你舍得死？”慕容艾梅对陶芷芬的说辞全然不信，“如果要想小孩回来，就等你死了再说。”

“是吗？等我死了？”陶芷芬的眼里闪过奇异的光亮，“我若死了，你就承认小榛吗？”

“等你死了，我自然会打算。”慕容艾梅回答道。

“妈，别忘了您的承诺，”陶芷芬用了许久不曾用过的称呼，让慕容艾梅一惊。陶芷芬伸手抚摸陶榆榛的脸，轻轻的道：“小榛，你要乖、听话，妈咪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说着说着，她的泪水不停的滑落。

陶榆榛看见母亲哭，小脸一皱也哭了起来，她唤着，“妈咪……”想伸手去抱母亲，却抱了个空。

陶芷芬迅速推开落地窗，在众人措手不及时爬上窗台，站在边缘一脚腾空。“芷芬，你做什么？”慕容之平大惊失色，想冲过去却被她凄厉的叫声制止了。

“别过来！求你照顾小榛！”陶芷芬又看向慕容艾梅，声音中满是苦涩哀求，“妈，别忘了您的承诺。”她再一次的说，音调一转而成尖锐骇人，“如果你失信，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我将诅咒慕容家……”

“妈咪……”在陶榆榛的哭喊声中，陶芷芬纵身一跳，从三楼跳下去，摔在庭院中的大理石车道上，当场香消玉殒。

底下宴会正热闹，众人均被庭院中传来的巨大声响给吓了一跳，围在四周议论纷纷。

“这……老夫人？”站在一旁看着事情所有发生过程的陈谕最先回过神来，请示着呆若木鸡的慕容艾梅。

“凶手、凶手，你们都是凶手！”陶榆榛尖叫着，她年纪虽小，但发生的事还是很清楚，她扑上去捶打着慕容艾梅，“把妈咪还我……还我……”

“榛小姐，别这样。”陈谕抱住陶榆榛，她拳打脚乱的挣扎着，但忽然一顿，双眼翻白，小小的身躯软了下来。

“榛小姐，怎么了？”陈谕忙探着她的呼吸，停了？他慌张的将她故在地毯上，为她做着人工呼吸。

“叫救护车，快啊！”慕容艾梅由震惊中恢复镇定，慕容之平忙拿起电话，叫了救护车。

“救不了大的，怎么都得救小的……”慕容艾梅喃喃的说。天啊，在她的寿宴上发生这种事，她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

这件事到底是谁的错？她打了个冷颤，不敢再去想。

“妈咪……”

陶榆榛冷汗流了满身，由恶梦中猛然惊醒，她坐

热爱女飞贼

了起来，眸中全是惊惶的神色，用微颤的手抹过脸颊，她才发现落了满颊的泪水。

她又梦见母亲在她面前自杀的那一幕，母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跳楼前那一双深深哀伤的眼睛，一切的一切都形成她心灵深处最强烈的梦魇。

推开被子，陶榆榛脱下全身湿透的睡衣，进浴室扭开冷水，任莲蓬落下的水花打在身上，冰冷的水让她精神一振。她喘口气，垂下头任水流过她的发稍，流下她发抖的身躯。

她一向是十分坚强的，也一直相信做人是要向前看，而不是只活在回忆中。但就算她平常能克制梦魇的发生，然在愈靠近母亲祭日的那些日子，这骇人的恶梦就愈是不放过她。

下意识的用手指划过左上臂的疤痕，陶榆榛不可避免的又回想到多年前的自己，那是多么不堪的往事啊，她打了个冷颤，紧紧的闭着眼睛。

不要再想了，那是属于“慕容榛”的生活，现在的你是陶榆榛啊！她猛甩头甩去水珠，关上水龙头，用大浴巾裹住身躯。

一面用毛巾擦拭着湿淋淋的头发，陶榆榛走出浴室便看见岳芊铃老大不客气的躺在她的床上，睡得可舒服了。

“岳芊铃，你在我床上干嘛？”陶榆榛停下手上的动作，毫不留情的踹了踹不请自来的岳芊铃。

她明明是锁上了门，但这死小孩就是能进得来，陶榆榛有点气闷的想着。可恨啊！芋铃的开锁技术愈来愈好了，想和她抢饭碗啊？

她、岳芋铃、樊音和梁晓羽在“天虹组”中一向是各司其职。

陶榆榛是技术一流的小神偷，往往能贴身偷得神不知鬼不觉；岳芋铃则是计算机天才，不论窃取或破坏信息，均是得心应手。

她们两个在组织一向玩闹惯了，也许是因为个性相仿，两个人比亲姊妹还亲近，也比亲姊妹还会吵架，感情好得不得了，在“虹苑”里，两个人的房间也是在隔壁，一有动静便马上知道。

相较起来，一向冷漠的樊音和安静的梁晓羽就比较不常和她们“和”在一起。

樊音在组织一向是担任大姊头的角色，发号施令、指挥行动毫不含糊，底下几个女孩也都服她，而她的枪法奇准无比，对武器、炸药之类的研究亦十分透彻。

梁晓羽是女孩中年纪最小的，还不足十八岁就已经是开飞机的高手，在组织负责接应的工作，她沉默寡言，不喜与人多说话，在“虹苑”中，她也挑了个最僻静的角落居住。

“虹苑”，是“天虹组”的总部，主人祁虹本来是优秀的女督察，在某次追捕枪械大王的行动中因指挥上的判断错误，使整组的警员殉职，因而引咎辞职。

辞职后她开了间私家侦探社，陆续收留并调教几个女孩，近年来她的侦探社性质有了改变，因之前接的几件案子而声名大噪，渐渐的接受一些秘密的委托。

祁虹的原则是不接伤天害理的案子，凡是委托者均先予以调查，绝不为虎作伥，如果接受工作必定极力完成，并坚守秘密。就因为这样，“天虹组”的名号便慢慢的传了开来。

而她们的连络地点就在位于郊区的一家超市，那里由陶榆榛在看顾，如有委托者，她会先大略的研究调查，再给予处理，平时岳芊铃也会去店里帮忙。

若两人都出任务时，店就交给原本是祈虹的手下，跟着她一同辞职的严力来看管，大家都管他叫严叔，是个大约四十出头，一脸和善的中年人。

严格说起来，除了梁晓羽是孤儿，从小便由祈虹养大的之外，其他几个女孩都有自己的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只是身在“天虹组”这个大家庭中，大家都能努力坚定的遗忘过去，面对自己的新生活。

“嗨！”岳芊铃掉起一只眼皮，对着陶榆榛微温的脸懒懒的打着招呼。

“嗨你个头啦！自己的房间不睡，到我房间来干什么？”陶榆榛顺手将毛巾丢回浴室。

“小榛，我作恶梦了，可不可以来这里睡？”岳芊铃坐起来，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

“作恶梦？你？哼！”陶榆榛撇撇唇，她才不信呢！